

字書化的佛經音義書

—珠光《淨土三部經音義》對《玉篇》的接受—

曾若涵

要旨：珠光的《淨土三部經音義》是為了便利讀者閱讀淨土經典所撰，在珠光之前，也有其他的淨土經音義書。然而珠光對於音義書的設計並不完全模仿前人的體制，不但有其個人特色，也能反映出十六世紀末期日本人編纂佛經音義書的一種作法。嚴格說來，此書不能作為實際語言的證據，但是珠光重視中國的中古韻書進而將佛經音義書「字書化」，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他不但在編纂體制上參考《玉篇》，也大量收錄了《玉篇》的反切與註釋，遇到不合日本漢字音的反切與註釋，則改參《韻會》或《廣韻》。因此，珠光書中的漢字音系統比較接近中國中古晚期的語音系統。只是他過度依賴字書，使得佛經音義書闡釋佛經原詞、原意的部分幾乎不存在，成了一部不具備音義書形式的佛經音義書。

一、前言

淨土三部經，乃指日本之佛教淨土宗⁽¹⁾所依三部經典，即《無量壽經》（大經）、《阿彌陀經》（小經），以及《觀無量壽經》（觀經）。佛教東傳的過程中，於不同時空產生了不同的發展與理解，故日本與中國的淨土思想並不完全相同。⁽²⁾在佛經音義書的撰作上，由於日本人需要借助漢字來閱讀佛教經典，比中國人多了一道語言隔閡，為了理解佛經而發展出許多音義書。據平井秀文（1963：35），日人撰述最多的是音義書乃與《法華經》相關，其次是《大般若經》，除此之外關於淨土三經的音義書也有少數存世。關於淨土三經的音義書，日僧信瑞所編《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四卷（序於嘉禎二年，西元1236年）與本文所欲觀察的日僧珠光所編《淨土三部經音義》（序於天正18年，西元1590年）等皆是。較早出的信瑞本當中僅有反切而無假名注音，可推測當時日人應能直接利用反切拼讀漢字音；相較之下，珠光本中同時注有反切與漢字音假名。已有假名的情況下為何還須標註反切呢？此現象頗耐人尋味，而假名與反切同時出現有助於筆者比較其語音特徵，並有助觀察其中的文化意涵。

本文所用天正本《淨土三部經音義》，乃日本勉誠社文庫影印自月瀨文庫藏本，與早稻田大學所藏古本相較，無論是分卷分頁以及頁中版式、字體、筆劃皆極為一致，應來自同一底本。為求行文方便，下文將《淨土三部經音義》簡稱《音義》，而不依平井秀文（1963）所略稱的「天正本」。

二、《淨土三部經音義》之成書背景

（一）刊行年代

《音義》一書中沒有刊記等刊行文字，其出版年代一直未能明確。惟於珠光序文中有：「于天正十八年歲次庚寅暮春。」之語，可知成書年約在此年前後，刊行年應於此作序年之後。根據平井秀文（1963：35）的整理，日本學者根據書中的版式及字體、和訓等跡象，對此書的刊行年代有幾種看法：出版於慶長元和年間（1596-1624）、寬永正保年間（1624-1648），以及正保寬文

年間（1644-1673）等異說，亦有學者認為最初出版年與作序時間相近，都在天正年間。無論何種說法，都約略可說是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末期至江戶時代（1603-1868）初期的產物，至於它所產生的影響，則主要在江戶時期。

另外，據江戶時代的書籍目錄《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1962-1964）來看，《音義》的刊行次數並不少，此目錄集中可見到的記錄即有九筆，年代分布在寬文、延寶、元祿、天和及正德年間，實際刊行、印刷的次數應更多。《音義》的印刷刊行次數可以側面反映出其於江戶時代的普及程度，以及當時人對於此書的需求度。

（二）〈序〉中之線索

《音義》分為上、下兩卷，書內標題為「淨土三部經附六時禮讚偈音義卷上（下）」，一般以「淨土三部經音義」稱之。正文之前有珠光所撰「序」，序文之後有「綱目」（即目次），正文之後有二則附錄，分別是「三經禮讚中分毫異字例」及「三經禮讚中兩音異訓字」。書後無跋。關於《音義·序》，由於序文不長，茲將全文引述如下：

輒聞文字是諸佛遺教之寶器，迷情到岸之船筏也。劫初、梵迦夷起於印度文，倉頡製于漢土字之本意，專貫道之謂乎。粵世間所有之看三經音義傳寫者，有烏焉馬誤而悖漢域字訓正義，愚童之視者於是迷矣。字訓不應，則且背經旨、冥經旨，則入理道惑焉。予乞食暇，依《玉篇》而定篇格、并音義也。切訓不愜經旨之字，以《韻會》、《廣韻》等韻書而補之。六時勤行漏脫之文字亦副之。又經中小異字并兩音文，粗重載之。諸字訓注皆有本書。說證繁多，故以「又」、「亦」字而讓焉。并字和訓者，不因假名法，愚嬰要見易。字音之假名者，據西師御點讀誦三經本而少端摸之，仰願以愚之涓滴志，恭擬報佛祖廣大之恩海。兼真宗令法久住，而四眾欲成，二利願行。伏乞，儻有僻索文字者，同志後輩增刊而訂正之耳。于時天正十八歲次庚寅暮春上澣。和州之住侶，鎮西汲流野僧珠光草錄旂云尔。

筆者對此序文的觀察與中田祝夫（1978：5-6）為勉誠社文庫本《淨土三部經音義》所執筆〈解說〉之部分觀點不謀而合。前人雖已提出見解，然此部分與本文有深切關係，雖有贅述之嫌，仍羅列於下，並在中田的基礎上進一步舉例及說明：

- 1、由序文的筆法可知珠光的漢學能力並不深厚，所撰漢文時有不通順之處。略舉3例：
 - （1）「世間所有之看三經音義傳寫者」，或許是「看世間所有（之）三經音義傳寫者」的語序錯亂，這是受到日語語序及日語邏輯影響所致。
 - （2）「愚童之視者於是迷矣。」「愚童」乃比喻無智之蒙昧者，而「愚童之視者」指的是眼界如愚童一般的人。依漢文的思考，或可將此句寫成「愚童凡夫於是迷矣」，以「愚童之視者」行文，恐是日語的習慣所致。
 - （3）「愚嬰要見易。」也是受到日語語序的影響，依《續淨土宗全書》冊17（1928：320）所收錄之排印本《淨土三部經音義》的訓點，日人的解讀乃是「愚嬰要=見易-」，故其欲表達之義應是「以愚嬰易見為要」，即以人人皆能讀誦為重要考量。
- 2、當時所傳寫的其他淨土三經的音義書，普遍有訛誤，有修正的必要。故曰：「粵世間所有之看三經音義傳寫者，有烏焉馬誤而悖漢域字訓正義。」而且在修正的方向上，是要導向正確的「漢域字訓正義」，非以正確的佛經經文解讀為優先。
- 3、珠光本之體例（篇格）與音、義主要參考《玉篇》，並以《韻會》、《廣韻》來補《玉篇》之不足，故云：「依《玉篇》而定篇格、并音義也。切訓不愜經旨之字，以《韻會》、《廣韻》等韻書而補之。」自第3與6點，可知珠光編撰時大量參考他書。^[3]

- 4、珠光於書中也為《六時禮讚偈》⁽⁴⁾補充了音義。
- 5、珠光整理了淨土三經、六時禮讚中形近之異字以及一字兩音之字，附於書後，且其云訓註都有所根據。
- 6、又由「并字和訓者，不因假名法，愚嬰要見易。字音之假名者，據西師御點讀誦三經本而少端撰之。」一段，可知書中的假名和訓，不因循當時的假名法，而是以眾人皆能讀誦為目標；至於字音假名，則主要是依據西譽（聖聰）上人⁽⁵⁾「御點讀誦三經本」的音注而來。
- 7、序中所言，皆含有便於傳教之目的，撰者並希冀此書能夠普及並得到同志後輩之利用與改正。

綜上所述，珠光認為文字是傳遞教義的重要工具，若文字之意義有所誤解或是訓解不善，就會誤導讀者，使人「入理道惑焉」、「愚童之視者於是迷矣」。他對當時的音義傳寫之書頗有微詞，批評其「烏焉馬誤」、「有悖漢城字訓正義」。只是「烏焉馬」乃為字形上的訛寫，並非義訓有誤的例子。若真如珠光所說，當時的經義傳寫者已普遍有字形誤抄而不自知的情形，則這些傳寫者對於漢字字訓之不解亦為可知。珠光有鑑於當時人不求甚解，以致「背經旨、冥經旨」的不良風氣，立意編撰一部音義書以改正此風，故纂此《淨土三部經音義》。

三、《淨土三部經音義》之體制

(一)《淨土三部經音義》之目錄編排

此書的目錄雖承襲《玉篇》⁽⁶⁾的編排法，但仍有極不一致之處，此乃因為淨土三經的內容並不多，所用之字亦少，若全依《玉篇》類目，恐怕過於零碎，反造成檢索困難。

《音義》目錄分類如下表，共分上下兩卷，第一至第十二為上卷，第十三至第二十六為下卷。本表中於每部首右下所標數字，為北宋《玉篇》之卷次，若有例外者注上★號，另說明於表後：

表1 《淨土三部經音義》目錄

《淨土三部經音義》目錄	
第一 人 ₃ 言 ₉ 部	第二 木 ₁₂ 火 ₂₁ 土 ₂ 金 ₁₈ 部
第三 水 ₁₉ 部	第四 日 ₂₀ 月 ₂₀ 肉 ₇ 山 ₂₂ 部
第五 石 ₂₂ 食 ₉ 米 ₁₅ 麥 ₁₅ 田 ₂ 歹 ₁₁ 衣 ₂₈ 部	第六 糸 ₂₇ 示 ₁ 車 ₁₈ 部
第七 王 ₁ 臣 ₃ 玉 ₁ 口 ₅ 部	第八 手 ₆ 足 ₇ 目 ₄ 部
第九 耳 ₄ 心 ₈ 部	第十 广 ₂₂ 厂 ₂₂ 疒 ₁₁ 尸 ₁₁ 宀 ₁₁ 部 ⁽⁷⁾
第十一 雨 ₂₀ 穴 ₁₁ 赤 ₂₁ 竹 ₁₄ 草 ₁₃ 部	第十二 革 ₂₆ 欠 ₉ 八 ₃₀ 厶 ₁₅ 門 ₁₁ 口 ₂₉ 由 ₁₆ 矢 ₁₇ 部
第十三 女 ₃ 子 ₃ 骨 ₇ 彳 ₁₀ 禾 ₁₅ 香 ₁₅ 部	第十四 立 ₁₀ 音 ₉ 疒 ₁₇ 弓 ₁₇ 寸 ₃₀ 冫 ₁₅ 見 ₄ 長 ₂₉ 辵 ₁₀ 部
第十五 辵 ₁₀ 走 ₁₀ 乾 _★ 戈 ₁₇ 冫 ₂ 夕 ₂₁ 林 ₁₂ 部	第十六 女 ₁₀ 吉 _★ 角 ₂₆ 北 ₁₅ 隹 ₂₄ 冫 ₂₀ 力 ₇ 部
第十七 禾 ₂₉ 支 ₁₈ 刀 ₁₇ 鬼 ₂₀ 牛 ₂₃ 馬 ₂₃ 犬 ₂₃ 部	第十八 邑 ₂ 阜 ₂₂ 冫 ₂₈ 鳥 ₂₄ 羽 ₂₆ 虫 ₂₅ 貝 ₂₅ 部
第十九 頁 ₄ 止 ₁₀ 彡 ₅ 幸 _★ 里 ₂ 至 ₂₆ 冫 ₁₈ 部	第二十 書 ₂₉ 小 ₂₁ 瓦 ₁₆ 网 ₁₅ 皿 ₁₅ 大 ₂₁ 酉 ₃₀ 部
第二十一 丶 ₂₁ 一 ₁ 丨 ₁₁ 十 ₃₀ 部	第二十二 入 ₁₅ 匕 ₂₉ 又 ₆ 虎 ₂₃ 毛 ₂₆ 彡 ₂₁ 爻 ₁₇ 部

(三) 正文後附〈三經禮讚中分毫異字例〉與〈三經禮讚中兩音異訓字〉

《音義》正文後附〈三經禮讚中分毫異字例〉與〈三經禮讚中兩音異訓字〉是珠光為了方便讀者而設，今傳《玉篇》、《韻會》及《廣韻》中並無類似附表。

首先，〈三經禮讚中分毫異字例〉中共列出 184 字，每兩字一組，共 92 組。所謂「分毫異字」指字形相近而音同義異，又或音義皆有別的字，如：

釋釋	上施隻切解也 下施隻切漬米	傳傳	上儲戀切訓也 下方遇切相也
擇擇	上直格切選也 下直格切棘也	投投	上慵朱切軍具 下徒侯切擿也

四組中，「釋釋」、「擇擇」是音同義異之例；「傳傳」、「投投」是音義皆異之例。所有的例子都建立在字形相近的條件上。

其次，〈三經禮讚中兩音異訓字〉共收 15 字，「兩音異訓」指的是一字有兩音，而兩音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意思。例如：

易	イ音 ヤスシ, ヲサム	以政切和易也治也
	ヤク音 カワル, アラタム	夷益切更也改也

比較正文中的注釋：

易	エキ, ヤク音 カワル, アラ タム, コトナリ	夷益切日月為易變易也又更也改也換也轉也 奪也又始也又異也
	イ音 ヤスシ, ヲサム	又以政切本作傷易難之對不難也又和易也又 治也

〈三經禮讚中兩音異訓字〉中所收的注釋是正文注釋的簡化，這是為了更簡潔扼要地說明兩音異訓的情形，故珠光於序中曰：「經中小異字并兩音文，粗重載之。」他以「重載」的形式來呈現出他希望讀者能夠注意的形、音、義的差異，以求誦讀佛經時能夠更加達愜經旨。

四、《淨土三部經音義》與其參考韻書之關係

(一) 淨土宗音義書有參考中古字韻書之傳統

珠光的反切幾乎取自中國字韻書，而音讀、訓讀假名乃是參考聖聰所注的讀誦本。其實日僧參考《玉篇》系與《切韻》系韻書已有長久的歷史，例如日人所撰現存最早的漢字字書乃空海(774-835)《篆隸萬象名義》，此即參考梁·顧野王《玉篇》而成。又如日僧昌住(生卒年不詳)所撰集的《新撰字鏡》(撰於 891 年，增補於 898-901 年)亦是在《一切經音義》、《切韻》、《玉篇》三書的基礎上編成。⁽¹⁰⁾可見古代日本人對於漢字音的理解與認識，與《玉篇》及《切韻》系韻書有著極大的關係。

後世日僧所參考的《玉篇》雖不盡然是原本《玉篇》，然《玉篇》系韻書受到日人重視則是可以確定的。早在珠光之前，信瑞編撰《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即已參考《玉篇》、《廣韻》二書，如下表所示。下表「信瑞所引」處，引自《淨土三部經音義集·無量壽經卷上》(1236/1931: 197)。信瑞參考了極多資料，但以下僅將《玉篇》與《廣韻》的反切與注釋摘出。首先是信瑞引自《玉篇》的例子：

表2 信瑞引用《玉篇》之例

字	信瑞所引	原本《玉篇》	元刊本《玉篇》 ⁽¹¹⁾	篆隸萬象名義
【正】	正，不邪也。是也，之盛反。	（無此資料）	之盛切，不邪也，是也，又音征。𠄎，古文。𠄎，古文。（正部）	之盛反。長、聽、定、止、善、政、君、卒。
【士】	事；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事几反。	（無此資料）	事几切，事也。《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仕。」 ⁽¹²⁾ 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十曰士。」（士部）	事几反。

由表2可知，信瑞所引《玉篇》極可能是比《大廣益會玉篇》要早的版本，是否即為原本《玉篇》尚無從知曉，但信瑞為其音義書作注時，即使已有其他日籍可供參考，他仍是直接參考了不少中國字韻書等漢文典籍。以下比較珠光本所收錄「正、士」二字的內容：

【正】之盛切。長也，定也，是也。又音征。古文正⁽¹³⁾、𠄎。（正部）

【士】事几切。事也。通古今，辯十為不然謂之士。又推一合十為士。（十部）

珠光本的「士」字注釋與《玉篇》較為接近，而「正」字則與《廣韻》的內容較為接近，但此二字的反切皆引自《玉篇》。⁽¹⁴⁾其次看看信瑞所引《廣韻》的情形：

表3 信瑞引用《廣韻》之例

字	信瑞所引	北宋《廣韻》 ⁽¹⁵⁾	北宋《集韻》 ⁽¹⁶⁾
【英】	英，華也。榮而不實曰英。又英俊，於驚反。	華也，榮而不實曰英也。又英俊。亦姓，漢有英布。（於驚切）	於驚切，《說文》：「艸榮而不實者。」一曰黃英。一曰知出萬人為英。又姓，亦州名。
【遵】	遵，循也、率也、行也、習也。古文作𠄎同。將倫反。	循也、率也、行也；習也。將倫切。	蹤倫切，《說文》：「循也。」古作𠄎。
【筭】	筭，計也、數也。蘇貫反。	（筭）計也、數也。《說文》曰：「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也。」……蘇貫切。	（筭）蘇貫切，《說文》：「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或作算。」
【計】	計，古詣反，籌計也。	籌計。《說文》：「會也、筭也。」又姓，後漢有計子勳。古詣切。	吉詣切，《說文》：「會也。」亦姓。

從信瑞所引《廣韻》注釋來看，主要是將《廣韻》部分釋文節錄下來而非全文移錄；且他將《廣韻》反切所用的「切」字，全改為較早的「反」字，應是為與所引《玉篇》版本之用語一致。信瑞所用《廣韻》為宋代韻書，但《玉篇》是更早的本子，因其內容與北宋《大廣益會玉篇》有明顯差距。或許到了13世紀，原本《玉篇》的音切與注釋已不甚符合當時的日本漢字音，故在沿襲舊習的同時，也不得不參考《廣韻》等較晚期的工具書。

同樣地也觀察上述諸字在16世紀末的珠光本中的情形：

【英】猗京切。華也。榮而不實曰英。又萼也。又智出萬人為英。又飾也。

【遵】子倫切。循也、率也、行也。古文遵。

【筭】蘇乱切。計筭也、數也，又作筭，亦竹器。

【計】居詣切。會也、筭也、課也。

珠光本和信瑞本在這四字的音義注釋上明顯不同。珠光雖未注出引用來源，但可知此四字的反切全引自《玉篇》，信瑞本卻都是引自《廣韻》。為何同是兼引《玉篇》與《廣韻》的音義書，卻對音切的選擇如此迥異？或許僅因兩人見解不同，但可看出珠光比信瑞更看重字書。

再者，珠光已全面將「反」字改為「切」字。

義注方面，「遵」、「筭」二字與《大廣益會玉篇》內容相符。「英」、「計」二字則有《廣韻》及《韻會》的影子。總合音、義來看，確實如珠光序文所說，以《玉篇》為主，且以《廣韻》、《韻會》為輔。只是珠光之《玉篇》是北宋重修《玉篇》，與信瑞所引非同一版本。

自空海以降，《玉篇》對日本的漢字音相關文獻的影響不容小覷。《切韻》、《廣韻》一系韻書也占有一席之地。至於漢字反切對於日人而言，實用性功能是否如在中國一般，還需要更多研究才能看得出來。至少可以排除科舉考試、作詩押韻等因素。亦即，即使是實用的，也是具有日本特色的。

(二)《淨土三部經音義》引用中古字韻書反切的情況

為了避免受到同部首之字群對於音切之可能影響，以下採用混雜了諸多部首的《音義·單字雜部》來觀察《音義》所收之字之反切情形：

表4說明：下表之「字項」欄，依〈單字雜部〉的順序排列，共57字。「音義反切」欄，為〈單字雜部〉全部反切。「宋本《玉篇》部首」欄，列出《玉篇》部首及部次，如「甲部513」，513即為部次。《玉篇》以卷三十為最末卷，包含自496部至542部。〈單字雜部〉57字中，自《玉篇》卷三十中取用了21字。「宋本《玉篇》反切」欄中，若《玉篇》反切不只一個，於其後括號註明《玉篇》部首。「《廣韻》反切」、「《集韻》反切」、「《古今韻會舉要》反切」等欄之下只取與《音義》相應之反切，無甚關係者從略，以避繁雜。表中各反切與《音義》所錄反切相同者，以黑底標示，以利計算。

表4 《音義·單字雜部》所收反切與中古韻書之比較

字序	字項	《音義》反切	宋本《玉篇》部首	宋本《玉篇》反切	《廣韻》反切	《集韻》反切	《古今韻會舉要》反切
1.	甲	古狎切	甲部 513	古狎切	古狎切	古狎切	古狎切
2.	尺	齒亦切	尺部 145	齒亦切	昌石切	昌石切	昌石切
3.	凶	許恭切	凶部 153	許恭切	許容切	虛容切	虛容切
4.	韋	于非切	韋部 424	于非切	兩非切	于非切	于非切
5.	九	居有切	九部 505	居有切	舉有切	己有切 ⁽¹⁷⁾	己有切
6.	比	必以切 又脾至切 簿必切	比部 447	必以切	房脂切 毗至切 必至切	普鄙、補履 必至、毗至 簿必	補履、必至、 毗至簿必
7.	并	俾盈切	从部 448	俾盈切	府盈切	卑盈切	卑盈切
8.	豐	敷馮切 又芳馮切	豐部 238	芳馮切	敷空切	敷馮切	敷馮切
9.	久	居柳切	久部 123	居柳切	舉有切	己有切	己有切
10.	凡	符咸切 又扶嚴切	二部 004	扶嚴切	符芝切	符咸切	符咸切
11.	曹	昨營切	日部 092	昨勞切	昨勞切	財勞切	財勞切
12.	乃	奴改切	乃部 093	奴改切	奴亥切	囊亥切	囊亥切
13.	函	胡耽切 又胡緘切 胡讒切 胡南切	白部 202 𠃉部 179	胡耽切 ^(白) 胡緘切 ^(白) 胡男切 ^(𠃉)	胡讒切 胡男切	胡讒切 胡南切	胡讒切 胡南切
14.	兆	除矯切	兆部 276	除矯切	治小切	直紹切 徒了切	直紹切 ⁽¹⁸⁾

字序	字項	《音義》 反切	宋本《玉篇》 部首	宋本《玉篇》 反切	《廣韻》 反切	《集韻》 反切	《古今韻會舉要》 反切
15.	永	于丙切	永部 293	于丙切	于僂切	于僂切	于僂切
16.	畏	於貴切	由部 302	於貴切	於胃切	紆胃切	紆胃切
17.	匹	譬吉切	匚部 486	普謚切	譬吉切	僻吉切	僻吉切
18.	也	以者切 又余爾切 余者切	彳部 480	余爾（爾）切 余者切	羊者切	以者切 演爾切	以者切
19.	弗	甫勿切 又分勿切	丿部 477	甫勿切 分勿切	分勿切	符勿切 分物切	分勿切
20.	毒	徒沃切	虫部 401 屮部 156 艸部 162	徒酷切 ^(註) 徒篤切 ^(中釋)	徒沃切	徒沃切	徒沃切
21.	七	戚悉切	七部 501	親吉切	親吉切	戚悉切	戚悉切
22.	龍	盧容切 又力恭切	龍部 381 立部 133	力恭切 ^(釋) 力鍾切 ^(註)	力鍾切	力鍾切 ⁽¹⁹⁾ 莫江切	盧容切 莫江切
23.	能	奴登切 又奴臺切	能部 379	奴登切 奴臺切	奴來切 奴登切	囊來切 奴登切	囊來切 奴登切
24.	四	息利切	四部 496	思利切	息利切	息利切	息利切
25.	辭	詳茲切	辛部 521	似咨切	似茲切	詳茲切	詳茲切
26.	了	朗鳥切	了部 528	力鳥切	盧鳥切	朗鳥切	朗鳥切
27.	母	莫後切	母部 475	武俱切 ⁽²⁰⁾	莫厚切	莫後切	莫後切
28.	矜	居陵切 又姑頑切	矛部 261	渠巾切 居陵切	居陵切	渠巾切 居陵切 姑頑切	渠巾切 居陵切 姑頑切
29.	鼓	果五切	鼓部 234 革部 423	姑戶切 ^(釋)	公戶切	果五切	果五切
30.	辜	攻乎切	辛部 521	古胡切	古胡切	攻乎切	攻乎切
31.	邪	徐嗟切	邑部 020	以遮切	以遮切 似嗟切	徐嗟切	徐嗟切
32.	聽	聰徂切	聽部 373	七胡切	倉胡切	聰徂切	聰徂切
33.	乏	扶法切	正部 136	扶法切	房法切	扶法切	扶法切
34.	民	彌鄰切	民部 028	彌申切	彌鄰切	彌鄰切	彌鄰切
35.	氏	承紙切	氏部 341	承紙切	承紙切	上紙切	上紙切
36.	曲	丘玉切	曲部 251	丘玉切	丘玉切	區玉切	區玉切
37.	同	徒東切	冂部 212	徒東切	徒紅切	徒東切	徒東切
38.	為	于偽切	爪部 071	于偽切	蓮支切	于偽切	于偽切
39.	已 ⁽²¹⁾	養里切 又象齒切 苟起切	巳部 525	徐里切 弋旨切	詳里切 居理切	養里切 象齒切 苟起切	養里切 ^(巳) 象齒切 ^(巳) 苟起切 ^(巳)
40.	無	微夫切	亾部 485 水部 285	武于切 ^(亾) 文甫切 ^(水)	武夫切	微夫切	微夫切
41.	曰	王伐切	曰部 092	禹月切	王伐切	王伐切	王伐切
42.	風	甫融切	風部 299 林部 160	甫融切 ^(風) 甫弓切 ^(林)	方戎切 方鳳切	方馮切 甫凡切	方馮切
43.	貌	眉教切 又墨角切	皃部 127 兒部 489	茅教切 ^(皃)	莫教切	眉教切 墨角切	眉教切 墨角切
44.	丙	丘皿切	丙部 515	丘皿切	兵永切	補永切	補永切

字序	字項	《音義》 反切	宋本《玉篇》 部首	宋本《玉篇》 反切	《廣韻》 反切	《集韻》 反切	《古今韻會舉要》 反切
45.	丁	多庭切 又竹耕切	丁部 516	多庭切 竹耕切	中莖切 當經切	中莖切 當經切	中莖切 當經切
46.	戊	亡寇切	戊部 517	亡寇切	莫候切	莫候切 莫後切	莫候切
47.	庚	假衡切	庚部 520	假衡切	古行切	居行切	居行切
48.	辛	思人切	辛部 521	思人切	息鄰切	斯人切	斯人切
49.	壬	而林切	壬部 525	而林切	如林切	如林切	如林切
50.	癸	古揆切	癸部 526	古揆切	居誅切	頸誅切	頸誅切
51.	丑	敕久切	丑部 531	敕九切	敕久切	敕九切	敕九切
52.	寅	弋咨切 以真切	寅部 532	弋咨切 以真切	以脂切 翼真切	延知切 夷真切	延知切 夷真切
53.	卯	亡絞切	卯部 533	亡絞切	莫飽切	墨飽切	墨飽切
54.	辰	市真切	辰部 534	市真切	植鄰切	丞真切	丞真切
55.	午	吳古切	午部 536	吳古切	疑古切	阮古切	疑古切
56.	戌	雪律切	戌部 541	思律切	辛聿切	雪律切	雪律切
57.	亥	何改切	亥部 542	向改切	胡改切	下改切	下改切

據表 4，《音義·單字雜部》所收 57 字中，共有 75 個反切，其中《音義·單字雜部》反切與《玉篇》反切相同數 43。與《廣韻》反切相同數 13。與《集韻》反切相同數 33。與《古今韻會舉要》反切相同數 35。

雖然珠光僅指出其所參考之韻書是《玉篇》、《廣韻》及《韻會》（現以《古今韻會舉要》代之），然從表中可以發現《音義》與《集韻》的關係比其與《廣韻》的關係更為密切。這是由於《集韻》與《韻會》之間的承襲關係間接造成的結果。眾所周知，《集韻》與《韻會》反切具有高度一致性，從上表也可以看出這一特徵，因此《音義》與《集韻》的音系能夠銜接，也不令人意外。對《音義》而言，與《集韻》與《韻會》的反切相近度大過了《廣韻》，而且整部《音義》都如此。符合《音義·序》所云，亦即珠光參考反切的優先順序，確實是先《玉篇》，其次《韻會》，再次才是《廣韻》。

除了引用中古字韻書反切之外，珠光偶爾也會對反切做一些調整，並非完全如實接收字韻書的反切。如表中第 57 項的「亥，何改切」並沒有採用《玉篇》、《韻會》及《廣韻》的反切，雖然「何」字亦有可能是「向」字的誤抄，但筆者以為珠光是有意為之。理由在於「何改切」（亥_{ガイ}，何_ガ改_{ガイ}）若以《音義》的漢字音來拚切，比「向_{キヤウ}改_{ガイ}切」、「胡_{（音義）未收}改_{ガイ}切」、「下_カ改_{ガイ}切」都來得自然。⁽²²⁾

又如第 11 項「曹，昨營切」，其他參考韻書的反切下字皆為「勞」。「營」、「勞」形近，「營」是否是「勞」字的誤抄呢？比較珠光的漢字音注，「曹」有セイ及サウ兩個讀音，反切下字若為「營_{エイ}」則符合被切字的發音；若下字為「勞_{ラウ}」，則「曹」字セイ的讀音便無從解釋了。也就是說，「曹」字的反切很可能也是珠光有意識調整過的。

除了上述例外的情形，為何既有《玉篇》反切珠光仍需要參考《韻會》及《廣韻》呢？對於《玉篇》反切擇用與否的標準是什麼？筆者以為，可能理由是《玉篇》及《韻會》反切所拚切出來的發音，較接近珠光所期望的漢字音，相對之下《廣韻》的反切較不接近。《音義》反切與《玉篇》的關係可見後述。

日人編輯的音義書或字書雖然有參考《玉篇》與《廣韻》（《切韻》）等中國韻書的傳統，可是日本人與中國人看待中國韻書的態度並不相同。首先，日本人不必為求仕進而遷就官韻；第二，同時代的日本人並沒有如中國音韻家一般強烈的正音觀念；第三，日本人普遍並不懂得當時漢語

的標準發音，一般而言，日人是以日本漢字音來拼讀反切的。

簡而言之，日本人所編輯的音義書或韻書，雖然參考了不少中國主流韻書，然而其目的皆與中國學者大不相同，日本人所追求的實用性目的遠遠大於理想目的。珠光是僧人，並非音韻學家，他編撰音義書時並不具有積極的語言學意識，不過是要追求一部能方便他人頌讀佛經的工具書罷了。因此從這部《音義》並不能了解江戶初期的口語真實音系，也不是某種語言學思維的反映；書中所能觀察到的，是當時對於佛經誦讀與漢字音文化的一個面向。

（三）《淨土三部經音義》所引反切與書中漢字音假名之關係

如果珠光挑選反切之時，以是否符合日本漢字讀音為考量的話，那麼從他引用的反切及假名漢字音的關係中應可看出端倪。我們需要觀察珠光的日文漢字音，由於這已超出本文所能容許的篇幅，故僅取《音義·單字雜部》57字中珠光捨棄《玉篇》反切的例子來說明。

表5說明：「字序」欄所注即表4字序。「《音義》反切」一欄，加框之反切為「非引自《玉篇》」的反切。「《淨土三部經音義》收錄的假名注音」欄，為珠光所錄漢字音假名，筆者於「被切字」之下以㊦㊧標記之，反切上下字並不特別標出漢、吳音，「被切字」欄下若有無法判斷漢、吳音的反切，則不加標註；至於《音義》未收之字，其漢字音假名亦無從知曉，筆者不欲妄加假設，以「○」記之。至於「未被珠光採用的《玉篇》反切」下所列反切，可與表4參看。

表5 《音義·單字雜部》所收反切中未收《玉篇》反切之例

字序	字項	《音義》反切	《淨土三部經音義》收錄的假名注音			未被珠光採用的《玉篇》反切
			被切字	反切上字	反切下字	
11	曹	𠄎營切	セイ、サウ㊦	○	エイ、ヤウ	𠄎勞ラウ； 下字勞無法同時滿足被切字的兩個發音，營字較宜
13	函	胡耽切 又胡緘切 胡讎切 胡南切	カム㊦	○ ○ ○ ○	タム ○ ザム ナム	胡○男ダン耽ナム； 男比南字多了ダンの發音，不符合體系，故南字較宜
18	匹	𠄎吉切	ヒチ㊦	ヒ	キチ	𠄎破フ讎○； 若僅看上字，𠄎字確實比𠄎字便於反切
20	毒	徒沃切	ドク㊦	ト	○	徒ト酷○、徒ト篤○； 雖然無從知曉珠光如何讀沃酷篤等字，但是從反切的角度來看，沃是無聲母下字，比酷篤等有聲母下字便於拚切
21	七	𠄎悉切	シチ㊦	セキ	シチ	𠄎シム吉キチ； 𠄎悉切上下字皆是同發音部位聲母，較𠄎吉切易於拚切
22	龍	盧容切 又力恭切	レウ、リウ	ロ、ル リヨク、リキ	ヨウ ケウ、ク	力リヨク威リキ鍾○； 容鍾二字同為鍾韻，雖不知珠光如何讀鍾字，但鍾是有聲母下字，比起容字較不易於拚切
24	四	息利切	シ㊦㊦	ソウ	リ	思シ利リ； 不知為何不用此切

字序	字項	《音義》反切	《淨土三部經音義》收錄的假名注音			未被珠光採用的《玉篇》反切
			被切字	反切上字	反切下字	
25	辭	詳茲切	ジ [㊦]	シヤウ	ジ	似 ^シ 咨 ^シ ： 不知為何不用此切
26	了	朗鳥切	レウ [㊦] [㊦]	ラウ	テウ	力 ^リ ヨク [㊦] 或 [㊦] 鳥 ^キ テウ： 上字的朗字韻尾弱化，較力字 易於拚切
27	母	莫後切	ボウ [㊦] 、モ [㊦]	バク、マク	コウ、ゴ	武 ^フ 或 [㊦] 俱 ^キ 或 [㊦] ク： 莫後切比武俱切更接近ボウ、 モ二音
28	矜	居陵切 又姑頑切	ケウ [㊦] 、コウ [㊦] クワム [㊦]	キヨ、コ ○	○ ○	渠 ^キ ヨ或 [㊦] 巾 ^キ ム： 此切無法切出クワム音
29	鼓	果五切	ゴ [㊦] 、ク [㊦]	クワ	ゴ	姑 [㊦] 戸 [㊦] ： 不知為何不用此切
30	辜	攻乎切	ゴ [㊦]	コウ、ク	コ	古 [㊦] 胡 [㊦] ： 不知珠光如何讀胡字，但古胡 二字極可能讀為同音，或許是 為避免上下字同音而更改反切
31	邪	徐嗟切	ジャ [㊦]	ジヨ、ソ	シヤ	以 [㊦] 遮 [㊦] ： 切上字不能拚出被切字
32	羸	聰徂切	ソ [㊦]	ソウ	○	七 [㊦] チ [㊦] 胡 [㊦] ： 以上字來看，聰字比七字恰當
34	民	彌鄰切	ビン [㊦] 、ミム [㊦]	ビ、ミ	○	彌 [㊦] 比 [㊦] 或 [㊦] 申 [㊦] ム： 不知為何不用此切
39	已 ⁽²⁴⁾	養里切 又象齒切 苟起切	イ [㊦] [㊦] シ [㊦] ゴ [㊦] 、キ [㊦]	ヤウ シヤウ、ザウ ○	リ ○ キ	徐 [㊦] ヨ [㊦] 或 [㊦] ソ [㊦] 里 [㊦] ：與養里切相比， 上字音不符 弋 [㊦] 旨 [㊦] ：與象齒切相比，上 字弋應較不符
40	無	微夫切	ブ [㊦] 、ム [㊦]	ビ、ミ	ブ	武 [㊦] 或 [㊦] ム于 [㊦] 、文 [㊦] フ [㊦] 或 [㊦] ム甫 [㊦] ： 微夫與武于、文甫三者相比， 文甫之上字帶有韻尾較不宜。 至於微夫與武于為何珠光選 擇前者，其理未知
41	曰	王伐切	ワチ [㊦] 、ヤツ [㊦]	ワウ	バチ	禹 [㊦] 月 [㊦] グ [㊦] 或 [㊦] グワチ [㊦] ：下字月的グ チ一音不符合被切字的韻母
43	貌	眉教切 又墨角切	ボウ [㊦] 、メウ [㊦] バク [㊦] 、ミヤク [㊦]	ビ、ミ ボク、モク	○ カク	茅 [㊦] 教 [㊦] ：無從比較
51	丑	敕久切	チウ [㊦] [㊦]	チヨク	キウ、ク	敕 [㊦] チ [㊦] ヨク [㊦] 九 [㊦] キウ [㊦] 或 [㊦] ク：在反切效果 上與敕久切同
56	戌	誓律切	シチ [㊦]	セチ	○	思 [㊦] 律 [㊦] ：無從比較
57	亥	何改切	ガイ [㊦]	ガ	ガイ	向 [㊦] キヤウ、カウ [㊦] 或 [㊦] シヤウ改 [㊦] ガイ：上字 向不符亥之音

從表 5 可以進一步發現，珠光捨棄《玉篇》反切而改用其他來源時是有原則的。即反切必須與既注的漢字音假名相符，若不符則另尋反切來取代。比較表 5 第 3 欄及最右欄所列出的反切即可看出此一傾向。換言之其雖以《玉篇》為基礎，卻是有理由地汰換掉不合理的反切。

第二，可發現珠光是以字韻書中的反切來遷就漢字音，亦即漢字音優先於反切。宗派既有的誦

讀音不可任意添改，因此只能挑選反切來對應。至於其優先選用《玉篇》這一點，也可反映出當時淨土宗的誦讀音是接近北宋《玉篇》音系的，所以才能拿來作為套用基礎。

第三，珠光的漢字音假名具有先注漢音、後注吳音的傾向。雖然日本的佛經誦讀音多以吳音為主，但《音義》視漢音為主要誦讀音，故其選用能對應的北宋《玉篇》為底本。⁽²⁵⁾

有趣的是，為何已有假名注音的情況下珠光要標注反切？當時的日人利用《音義》查詢讀音時，若同時看到假名與反切，且此兩種體系的所欲標注的音系並無落差的話，日人顯然會先看假名，或只看假名，因為假名可直接讀出，而反切須經拼切才能由漢字轉換成讀音，而且若珠光的目的是「愚嬰要見易」，是否人人都使用反切都還是個問題。

再者，反切本來具有切音取調的功能，然而《音義》一書中並沒有任何關「聲點」的痕跡。聲點的用途之一是輔助日人判讀漢字聲調，《音義》中既無聲點，反切的存在就更加令人感到疑惑，因為從讀音的角度來看，假名已可完全取代反切。筆者以為，珠光設立反切於書中是為了用來分辨字義的。漢字具有一字多音的性質，日本漢字音亦是如此，讀音傳人的年代不同即有不同的發音。若一字有多個假名音讀，該如何憑音取義？此時就需要與反切對照了，找到想要的字義與反切，就可以知道該漢字音如何發音，這或許就是珠光的辦法。只是，每字之假名注音下亦注有和訓，讀者若不欲深入了解漢字原意，直接參考和訓亦可。

五、《淨土三部經音義》所展現的音義書特色

綜合以上觀察，《音義》確實極為看重《玉篇》。雖然前文已經提及日本佛經音義書本有參考《玉篇》、《切韻》系韻書的傳統，然而「字書化」這個特點，卻非音義書都有的現象。

從三（二）節所引之例，可知《音義》詞條與一般佛經音義書不同。一般的佛經音義書的詞條中，音節數大多不拘於字數，多音節詞大量出現。梁曉虹等（2005：130）研究亦指出：「藉佛教傳播而出現的意譯詞以雙音為主。」然而就《音義》的內容來看，這種佛教用語的特色反而被掩蓋掉了。即使是同為淨土音義書的信瑞本，也大量收錄多音節詞，《音義》一書中卻全是單音節詞，未收多音節詞。珠光在編撰之時，很可能根本沒有參考音義書。可以推測珠光對於音義書的編撰應不具專業考量，而是一種業餘的愛好或者投入。這種只為單音節詞作注而不解釋多音節的複合詞與音譯詞的情況類似南宋紹興年間重刻的《紹興重雕大藏音》⁽²⁶⁾。此類不像音義書反而像字書的音義書，無論在中國或日本均屬少見。

珠光撰三經音義時參考《玉篇》、《廣韻》等書，一部分是個人考量，一部分是延用了前人的慣例。佐佐木勇於（2011：35）一文中引用了存覺（1290-1373）的說明，存覺在《無量壽經·卷下》的說明中，有「或以《玉篇》、《廣韻》等改字義等」之句。存覺在對淨土三經集行加筆訓點時，其主要所參考的韻書乃是《玉篇》與《廣韻》，與珠光所參考的大抵相同。存覺書寫本刊行於正平六年（1351），此本對珠光即使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以中國字韻書來修改淨土經的字義，則是有前例可尋。

珠光將《音義》字書化之後，最大的問題是原本佛經的詞彙幾乎消失。舉例來說，淨土三經中的所有源自佛教或梵語的詞，如「耆闍崛山」、「轉法輪」、「剎利」、「忉利天」等，於《音義》當中全部查無原義，若將「轉法輪」一詞拆成「轉、法、輪」三字，就全變成漢語義了。佛經藉由漢字傳至日本，日人須先了解漢字的音義，參考《玉篇》、《切韻》本無妨害。然而過度依賴漢字，則可能反而引人入五里霧，走向與一般佛經經義書背道而馳的道路。

整理前人撰作佛經音義書的旨趣：慧苑撰《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時云：「音義之為用也，

鑒清濁之明鏡，釋言語之旨歸，匡謬漏之楷模，闢藝管之鈐鍵者也。」音義是為了藉由辨明聲音來讀通經旨，最終目標是為了要宣揚宗教的思想，是為弘法的工具之一。黃子高在《一切經音義·跋》中亦提及：「顧西域有音聲而無文字，必藉華言以傳。隨義立名，故不得不借儒術以自釋。唐代浮屠多通經史，又去古未遠，授受皆有師承。」莊旻《一切經音義·序》亦有類似的看法：「釋氏有音無字，非借吾儒詰訓，無以闡揚其教，故有唐沙門類多通曉儒術。」以這些說法來回顧珠光的《音義》，珠光雖然深刻了解到理解漢字音、義的重要性，然而在音注上，卻是以反切來遷就假名，因此無法接近真實的漢語讀音；且又將音譯、義譯詞全部以中古字韻書來解讀，因此也無法讀通經旨。雖然符合了珠光序中所欲達到的不悖「漢域字訓正義」之目標，但是離經書的本意卻反而更遠了。

從學界對音義書的分類來看，^[27]珠光《音義》無所歸類，嚴格意義上甚至稱不上是音義書。但是這樣特異的佛經音義書，也反映了時代特色，當時淨土宗重視誦讀時的發音勝於對佛經經旨的理解，為了傳教、誦讀之便，字書化的音義書便應運而生。淨土誦讀音是依日本漢音，當時符合漢音的體系的字書首選即是北宋《玉篇》，因此《音義》接受《玉篇》的框架、反切與字義，以字書的樣貌來為佛經編撰字典。

六、結語

本文首先討論了珠光《淨土三部經音義》的成書背景，了解珠光欲藉著編撰音義書來改正當時淨土音義書的缺失，他認為當時的相關書籍有悖漢域字訓正義，故採用以中古字韻書來統理音義書的方法。其次於第三章直接觀察《音義》之體制，其書自目錄編排、正文體制，乃至書後附錄，都一致地呈現了字書的特色，特別是深具北宋《玉篇》的影子。珠光對於漢字的字音與字形頗下功夫，除了將音義書徹底字書化之外，還另製附錄來強調相近之字仍有形、音、義上的極大差別，提醒讀者不可不慎。

然而，正如梁曉虹等（2005：19）所云：「要溝通梵漢雙語，必須用音義作注。因譯經而產生的大批音譯詞，是人們閱讀佛經時首先必須克服的最大障礙。」《音義》本是为佛經而服務的，讀通佛經經旨必須同時了解其中的梵漢雙語，僅懂懂漢字一字一字之音、義，對於理解源自梵語的詞彙毫無幫助。因此本文第四章針對淨土宗音義書參考中古字韻書的傳統以及《音義》書中所引用的反切來源稍作探析，可以發現珠光捨棄了前人如信瑞的淨土音義書編撰模式，幾乎未參考其他佛經音義書的體制，僅以《玉篇》、《韻會》、《廣韻》等中古字韻書來套用。第四章亦進一步比較反切與珠光所注漢字音假名，發現假名的參考序優先於反切。簡言之，《音義》是以中國反切來遷就日本漢字音假名，且以字書的形式來規範音義書。從結果來看，珠光對於《玉篇》的高度接受，成就了一部徹底字書化的、特異的音義書，或許可達不悖漢域字訓正義的目標，然而卻與其所欲達到的通經理想形成了背道而馳之勢。

註

- (1) 日本淨土宗正式開宗於承安5年（1175），乃日僧法然（源空，1133-1212）受到中國唐代善導（613-681）的思想所啟發，進而在日本發揚淨土思想，成為日本淨土宗的開宗祖師。淨土宗以阿彌陀如來為信仰對象，故以釋迦佛所講說的三部經為重要思想依據，並以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南無阿彌陀佛）為修行法門。淨土宗相信，任何人只要誠心持念佛祖名號，佛便會救度他人淨土。由於持誦佛名號的法門簡單易行、老少咸宜，無論在中國或日本都流傳甚廣，時至今日，在日本仍是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在日本，與淨土思想相

- 涉的宗派極多，淨土思想也早在奈良時代（710-794）即已發展出成熟的信仰體系。本文將珠光視為法然淨土宗之系，乃是出於珠光於序中稱呼聖聰（西譽）為「西師」。而聖聰即是淨土宗第八世祖。
- (2) 例如，中國淨土宗看待淨土三經並無高下之別。「但在日本佛教，從法然開始，不但確立淨土三經一論的教典論，其淨土三個宗派亦各自選擇所依的主要經典，即，法然（1133-1212）淨土宗的選擇《觀量壽佛經》、親鸞（1173-1262）淨土真宗的《無量壽經》、一遍（1239-1289）時宗的《阿彌陀經》。」（陳敏齡，2011：73）
- (3) 平井秀文（1963：35）云：「此書並非珠光的創作，而是參考了當時既傳的音義類或玉篇等書，並在這些書上進行補訂編集而成。」平井（1963：36）又指出：「既是利用既存的文獻而成之書，故不能視為當時實際採錄的語言材料。」平井的研究雖是主要是針對和訓的部分，據筆者觀察，漢字音的部分亦是同理可證。
- (4) 《六時禮讚偈》為淨土經典之一，依《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六時禮讚偈》）全一卷。又作往生禮讚偈、往生禮讚、六時禮讚、禮讚。唐代善導集。收於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六時即指日沒、初夜、中夜、後夜、晨朝、日中等時，本書內容即述說於六時之中，各時唱誦之讚文及其禮拜之法，為解說淨土往生行儀之重要資料。」（2014/4/11 檢索）內容全文可見於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十七冊 No. 1980《往生禮讚偈》（T47n1980）。
- (5) 聖聰，依《佛光山電子大藏經》：「（1366~1440）日本淨土宗僧。號「大蓮社西譽」。生於千葉，初在真言宗出家。二十歲時，隨聖岡受淨土教義而改宗。遊歷近畿，於武藏貝塚創建三緣山增上寺，為鎮西派正統第八祖。後專事講學與著述。永享十二年示寂，世壽七十五。著有當麻曼荼羅抄四十八卷、三部經直談要注記、徹選擇本末口傳鈔等多種。」（2014/4/11 檢索）至於聖聰的「御點讀誦三經本」，疑已佚失，無法得知其貌，珠光引其書情形無從知曉。
- (6) 下文《玉篇》多指北宋官修之《大廣益會玉篇》，若有提及顧野王《玉篇》之處將另作說明。
- (7) 天正本目錄中，「第十六广广戸部」中，實際於广广二部之間，尚有戸部，應是目錄失抄。
- (8) 可參考本文四（三）節之表。
- (9) 《韻會》將側革切收在陌韻
- (10) 池田證壽於《訓點語辭典》（2001：187）中為《新撰字鏡》作了如下說明：「本書引自《切韻》、《玉篇》之字，將原書的配列與內容之原貌相當程度地保留下來。」
- (11) 此元刊本《玉篇》為《四部叢刊正編本》借印之建德周氏藏元刊本《大廣益會玉篇》。
- (12) 宋本《玉篇》引文脫漏，「辨然不然謂之士」脫一字為「辨不然」，且將「辨」字書為「辯」字。又「士」字誤為「仕」字。不知是否為《玉篇》版本問題。若暫且不論版本問題，信瑞所引應是比筆者所引之元刊本《玉篇》更早的本子。理由其一，乃因信瑞皆用「反」不用「切」字；其二，以「士」字的義注來看，信瑞所徵引的文字較符合原典。
- (13) 當為「正」字。
- (14) 澤存堂本《廣韻》「正」字：「正，當也、長也、定也、平也、君也。亦姓。……之盛切，又之盈切。」
- (15) 澤存堂宋本《廣韻》。
- (16) 天祿琳瑯書目所藏宋本《集韻》。
- (17) 述古堂本《集韻》為「乙有切」，而天祿琳瑯本（潭州本）《集韻》記為「已有切」，考慮聲母為見母，並考慮《韻會》引《集韻》反切時錄為「已有切」，加上諸本韻書義訓之比較，述古堂與天祿琳瑯兩版本的「乙」或「巳」，原來應是「己」或「巳」字，絕不可能是「乙」字。本表姑且將《集韻》九字之反切錄為「已有切」。以下第9項「久」與「九」為同音字，表中亦錄為「已有切」。
- (18) 《韻會》把《集韻》之「徒了」、「直紹」二切併為一「直紹切」。
- (19) 述古堂本《集韻》為「盧鐘切」，天祿琳瑯本《集韻》為「力鐘切」，表中反切暫依後者。
- (20) 《玉篇》中沒有與「母」字相應的義訓與反切，此處姑且以「武俱切」填入。
- (21) 字形雖是「己」，從音注與義注來看，實包含今之「己己巳」等三字。
- (22) 以上所列漢字音假名全採錄自《音義》一書，皆為珠光自注。
- (23) 珠光的「斗」寫成「井」，本表中皆記為「斗」。
- (24) 字形雖是「己」，從音注與義注來看，實包含今之「己己巳」等三字。

- (25) 沼本克明(1997: 61)指出:「在日本,反切的三大出典乃《玉篇》、《切韻》、《玄應一切經音義》等反映中古音體系的書,那是因為日本漢音的讀誦音反映的即是唐代中國的現實音(秦音)。」此言即調漢音系統與中古音有密切關係。
- (26) 北宋精嚴寺沙門處觀所撰,自熙寧三年至元祐八年,歷經二十載始成書。全書共 174 部,分上中下三卷。原書題為《精嚴新集大藏音》,南宋重刻後更名為《紹興重雕大藏音》,或名《釋音精嚴集》。本書注釋的內容主要是字形與讀音,不涉及意義,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音義書。
- (27) 可參梁曉虹等(2005: 52-53);或參李無未(2011: 140-145)。

引用文獻

- 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全四冊)、東京:井上書房、1962-1964年。
- 佐佐木勇,「西本願寺藏《淨土三部經》正平六年存覺書寫本の朱点について—親鸞自筆加點本および龍谷大学藏南北朝加點本の比較」、『訓點語と訓點資料』126、2011年、頁34-48。
- 佐佐木勇,「龍門文庫藏《淨土三部經》について—『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の字音を中心に—」、『鎌倉時代語研究』13、1990年、頁50-77。
- 釋空海編,『篆隸萬象名義』,據日本『崇文叢書』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珠光編、中田祝夫解說、土屋博映索引,『淨土三部經音義』,東京:勉誠社、1978年。
- 珠光編,『淨土三部經音義』,見宗書保存會編『續淨土宗全書』第17冊、東京:宗書保存會、1931年、再版、頁320-419。
- 信瑞編,『淨土三部經音義集』,見宗書保存會編『續淨土宗全書』第17冊、東京:宗書保存會、1931年、再版、頁193-319。
- 築島裕,『歷史的仮名遣い—その成立と特徴』,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年。(原刊於1986年)
- 陳敏齡,「親鸞的聖典觀及現代理解的課題」、『輔仁宗教研究』第12卷第1期、2011年、頁69-92。
- 沼本克明,『日本漢字音の歷史的研究』,東京:創文社、1997年。
- 平井秀文,「天正本淨土三部經の和訓」、九州大學國語國文學會編『語文研究』16、1963年、頁35-43。
- 吉田金彦、築島裕、石塚晴通、月本雅幸合編,『訓點語辭典』,東京:東京堂、2001年。
- 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梁曉虹、徐時儀、陳五雲著,『佛經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電子資料庫:
星雲大師監製,『佛光山電子大藏經』,網址:<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htm>